

乡愁大理

雨中的蓝花楹

吕巧

五月初开始，巍山便迎来持续几天的降雨。对于整个冬天和春天都很少下雨的巍山来说，这不是寻常的雨，是甘霖。大地吸饱了雨水，树叶洗得发亮。空气里飘荡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吸一口气，整个肺腑都像是被这清冽的气息涤荡了一遍，从内到外都透着舒爽与畅快。窗外那棵高大的蓝花楹稠密的花叶间，鸟儿们此起彼伏的叫声里透着欢快与活力。它们像一个个小小音乐家，演奏着悦耳的乐曲，或独奏，或合鸣，在湿漉漉的空气中久久回荡。

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说它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而我眼中巍山的雨，是蓝色的。

“紫萼垂满枝，烟雨染蓝楹！”蓝花楹散落在巍山古城，连下两日后，一树一树的仿佛被唤醒，枝叶吸足了水分，全心地托举起每一朵花。每朵花也仿佛承接了这份情义，攒足劲，开得挤挤挨挨、热热闹闹。花朵像浸了水的紫色纱绸，又像剔透的蓝宝石，饱满鲜活，那股热烈劲儿，把整个初夏的生机开了出来。

不仅花，树也是好看的。树干通直，枝条细长柔软，风一吹便轻轻晃悠，像荡秋千似的，晃过去又荡过来。

单位门口这株种了有些年头了，办公楼建成那年种下的树，如今已高出二层楼。我办公的位置，侧头便可以看到它。平日里，它只是路边一棵普通的行道树，直杆绿叶，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每当用电脑久了，侧头看到它稠密

翠绿的样子，眼睛很舒服，心情也会随之好很多。秋天，绿的叶子渐渐变黄，在一阵猛风一阵的风过后，枝叶变得稀疏。枝干间便露出果实，像一个个纸灯笼。

唯有在初夏，那漫天的蓝让它成为夏天的主角。而真正的惊艳，是在雨中。花朵被雨珠缀着，风一吹，便是一场纷纷扬扬的花瓣雨，簌簌作响，一种与风纠缠、与雨缠绵的浪漫景象。

这蓝花楹大抵也是极自在的一种植物，它不挑地界，不与桃李争春。在初夏的雨里，安安静静地开，守着自己的一方角落，把蓝紫色的温柔，赠予每一个经过的人。

清晨，细雨裹着微凉的风。走出小区，路两旁怒放的蓝花楹将天空晕染成蓝紫色的雾，通往学校的文华路落了一

地或深或浅的紫，身穿校服的学生踩着湿漉漉的路面，从花树下匆匆跑过。雨丝掠过他们青春的脸庞，落在发梢和扬起的衣角。紫色的花瓣被脚步带起，跟随奔跑的身影一起起落落。一个身穿蓝色衬衫的女子骑着自行车从我身旁驶过，忽然想起自己上中学时，也有这样一场纷纷扬扬的花瓣雨，簌簌作响，一种与风纠缠、与雨缠绵的浪漫景象。

雨下得不紧不慢，我撑着伞，从一株又一株蓝花楹下路过，花枝在风雨中轻轻摇曳，似与我默默陪伴。

到单位门口，地面铺了厚厚一层蓝色落花，像给小路铺了块地毯。一阵风

吹过，花瓣从高空落得更勤了。我轻轻地走过去，蹲下。地面有湿润的花香，淡淡的，很特别。雨中的蓝花楹，在这淅淅沥沥的雨里，赋予了这平常日子几分不平常的诗意。

下班时，雨停了，阳光扯开云层，露出一角蓝天。雨后的天空透明沉静，有了这样的底色，蓝花楹更美了。

有人站在树下拍照。仰着头，手机高高举起，对着高空的花。忽然一阵风吹过，蓝紫色“风铃”与细密的水珠一起簌簌落下。微凉的雨水钻进了她的衣领，她惊叫着跳起来，把脑袋一缩，随即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空中和地上的深蓝，浅蓝将她温柔地包裹，连同惊慌时绽放的笑容，都镶嵌进这幅流动的“画”里。

幸福，有时也很简单。麻风康复者子女，有的成了公务员、医生、教师，有的外出务工，也有留在村里种田的。共产党员周富山便是山石屏的第二代村民，他和媳妇养牛、养鸡，还种了十亩烤烟。若是烤烟成色好，收入不菲。李桂科当初捐了一万五千元，给他们买了两头小牛，如今已值四万元。

李桂科说：“我帮山石屏的村民贷款，鼓励他们搞运输，帮助他们购买三轮车、养鸡、养猪，种植经济林木。现在，山石屏的种植、养殖业势头都不错。不仅养鸡、养猪，还养牛、养羊，有段时间还养孔雀。山石屏种植的三百多株核桃树都已进入丰产期，每年都有几万元的收入。有了爱心组织的扶持，我们将核桃种植面积扩大至一百亩，这是个长久之计。核桃寿命长，生长几十年是常事，有些可以活上千年。山石屏只有山地，没有水田，只要把核桃树种好，也能给村里的子孙留下点财富，让他们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同时，核桃树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片核桃林可以告诉山石屏村子的子孙们，他们的先辈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留下这份财富的，整个社会是怎样费心费力地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让他们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社会！”

这就是李桂科，他不仅让麻风康复者们活得有尊严，也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通过办学读书，走到大山之外的孩子，大多都能自食其力，其中优秀者能有美好的前程。留在山石屏的，让他们能脱贫致富，并且有长久的产业支撑，不至于返贫。康复者子女的后代们，也能扎根于这个山村，依托祖辈和父辈们创下的产业，安身立命！

连载 76

巍宝山的玉兰花

张敬隆

在古瓦的檐下 你把春天举得很高 白得像未被惊扰的月光 落在雕花木窗的纹路上 风是轻的 怕碰碎你半开的心事 你不与繁花争艳 只把清芬悄悄送给 那些路过的 沉默的时光 青瓦记得的年年绽放 木窗藏着淡淡幽香 你在古朴里站成一种姿态 告诉世界 美不必喧哗 自有岁月 为你鼓掌

燕归旧檐

罗富章

风拂过瓦楞的青苔 像指尖轻轻掀开老屋的记忆 檐下的旧巢还在 只怕新燕认不出房顶的炊烟

飞进来又飞出去 蛛网里晃动着急切与不安 蝶在晾衣绳上的犹豫 似在试探新主人的脸色

啾啾轻触木梁 新泥补起旧巢的裂痕 一声“啾”的呢喃 撞醒了一冬的沉寂

寂静的乡村 屋檐虽小 却装下了整个春天的归来

浅夏

字加华

暮春隐退 街口伸出一抹新绿 无意间舒展在眉宇 那飘零的蓝花楹 用紫色铺展最美的光阴 晨光中奔跑 或是 暮色下漫步 总有婉转的鸟鸣相伴 无须驻足流连 一些不规则的长短句 都会随口而出 站在楼顶层眺望 一簇烟雨笼故乡 此时 村口的麦田里 总会有粗犷的牛歌 和着甜美的山歌小调飘来 浅夏初临 在布谷的啼鸣声里 我又在山间坡地里沉醉

夏夜

高文

黄昏如约而至 一只青蛙不懂沉默 每晚万千话语 没有一句谎言 在大地的深处 持久地吟唱 那沉迷的人 索性打开那扇窗 再扯一片月光 清风也跟着入了梦

弥苴河畔

杨浩宇

漫步在弥苴河两岸 静静地听 风抚清香木叶 簌簌春音悦耳 俯下身掬一掌清泉 冰凉又清澈 足以平息内心的焦虑 每一河段都有鱼养水坝 让人惊叹 先民的智慧啊 至今滋养山川大地

高山花语

杨春明

乍暖还寒的风 轻抚花的唇 在高山的幽谷 想让你告诉我 历经的繁华与苍凉

在离天空最近的草甸 触摸近在咫尺的春天 泛绿的山色掩不住那浓烈 群山之巅鹰群俯瞰花海

走近那一段枯朽的花木 倾听花季的秘密 每一根枯枝 依偎贫瘠荒凉的大地 在春风里喊出最热烈的花语

石门光影

方慧敏

满目生机

胡家义

行走在春天里，感受春的气息，不觉沉醉在无边的春色里。

河边的柳树，枝条挂满嫩绿的叶片，在春风的吹拂下，如同少女的长发，飘逸动人。小河，清澈而又明净，倒映着万千柳丝。喜暖的燕子在盛满了阳光的天空里优雅地飞来飞去，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留下一个个轻盈的身影。树上的黄鹂，在跳跃，在欢歌，那清脆的鸣叫声，宛若山间的音乐会。一不小心，惊动了觅食的野鸟，随着一声响亮的鸣叫从草丛中窜出，冲向天空，把我的思绪牵向远方。

河边的田地里，蚕豆已经收割，挂满果实的豆枝仰躺在地面上，饱满的果实吸纳着明媚的阳光，静静地等待着风干后走进农家庭院。田埂上的鱼腥草、车前草、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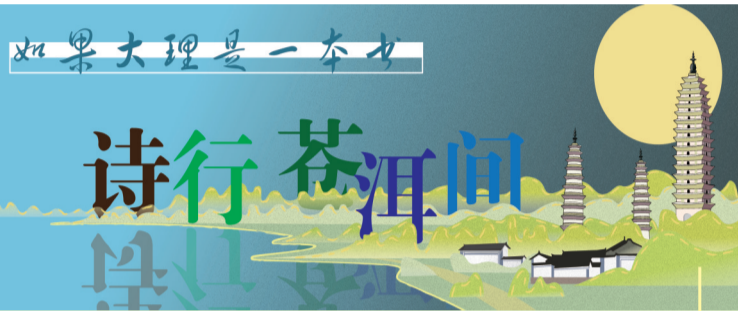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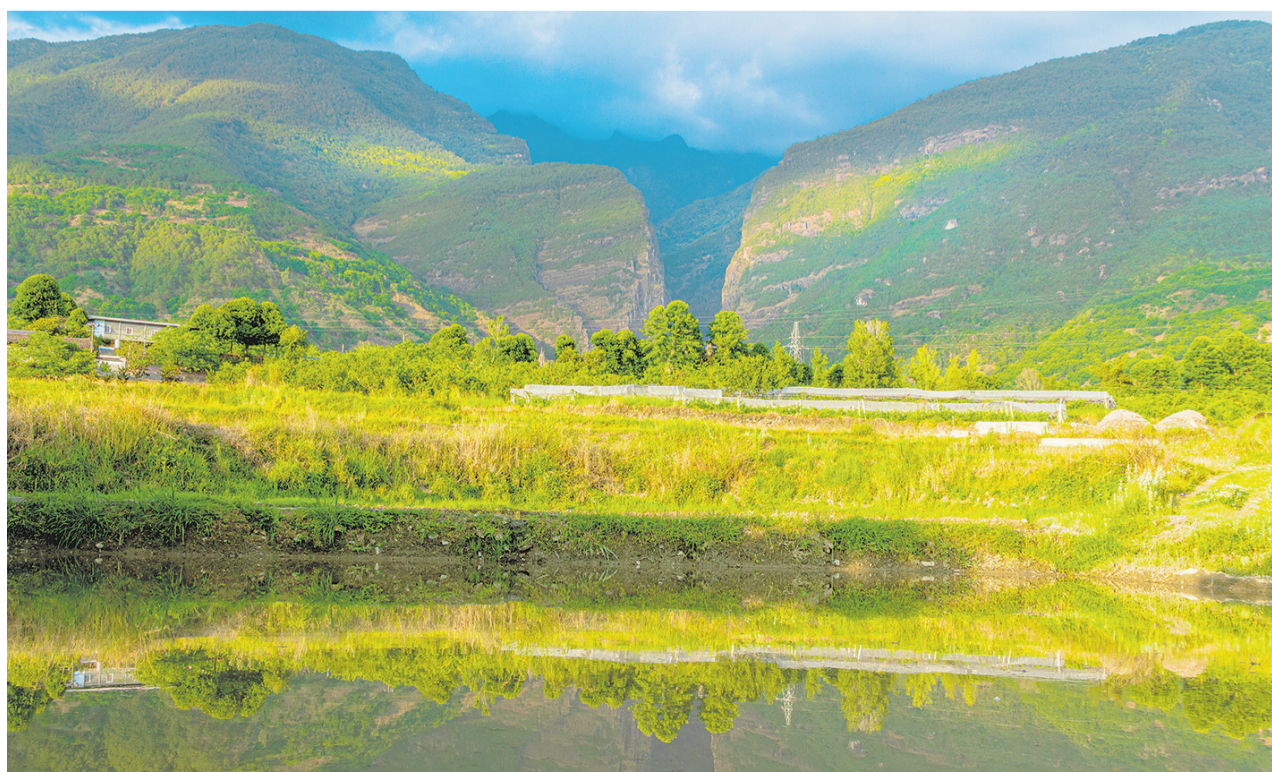
菜，湿地上的蕨菜已经破土而出，椿树枝头片片暗红的新芽随风曼舞，逗引着人们的味蕾和脚步。野花到处是，红的、粉的、黄的、紫的，粉嫩的花瓣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美。不远处，有人静坐，沿着小河放歌双桨，有人在吹柳笛，欢乐的笑声和小河流水，哗哗地被带向远方。

沿着忽高忽低、蜿蜒曲折的小路往上走，地里、地埂上，雪白的梨花迎风绽放，粉红的桃花轻舞着花枝，就像一条多彩的丝带，高低错落，围绕在小河两岸的坡地上，给人以无限的美感。灵动的粉蝶在追逐嬉戏，翩翩起舞，蜜蜂嗡嗡地抖着翅膀，把甜蜜酿造。果树下套种的小麦黄灿灿地挤满土地，已经收割的地块裸露出土地的本色，上面密密麻麻的黑点是刚施的农

肥，已经种下的作物或菜蔬，里面的一颗种子都在泥土下悄悄舒展。阳光在走，我的目光也在走。地边的梅树下，有几个小孩在采摘青梅，酸涩的味道惹起他们粉嫩的小脸，却也是一脸的灿烂。一旁的箩筐里，躺着憨状的核桃花，还有蕨菜，这是春天赐予人们的美味佳肴。

布谷、布谷。布谷鸟飞掠果树的枝头，躲进浓荫里，用嘹亮的歌声，唱响山村的豪迈与豁达。咕咕、咕咕，母鸡将叫声抛向天空。

阳光，澄澈热烈，春风，带着绵绵情意。我就站在田野里，踩着时间慢慢往前走。目之所及，皆是生机，心之所向，已然繁华。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伟

叶榆绕三灵竹枝词

马恩博（清）

(一)

柳阴槐市各相招， 半是佻童半阿娇。 邂逅不须曾识面， 村歌一曲自相撩。

(二)

一路行来一路歌， 摩肩足蹶意婆娑。 笑指枝头时鸟语， 行不得也阿哥哥。

——摘自《大理历代诗词选》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大理白族地区举行盛大的文化活动——绕三灵，来自苍山洱海周边的白族民众以村庄为单位，身着节日盛装，携带祭祀用具和简单的行李、炊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苍山脚下，沿着延续千年的传统路线踏歌而行，舞姿婆娑、笙歌缭绕。

“柳阴槐市各相招，半是佻童半阿娇。邂逅不须曾识面，村歌一曲自相撩。”呈现的正是大理白族绕三灵的“专属调性”。春风十里，五彩斑斓的队伍、歌的海洋、舞的世界、肆意的欢笑、五合峰下庆洞村的炊烟……大理乡土的生活气息被揉碎在盛会的狂欢里，将大理人对生活的热爱汇聚成浪潮。

相传大理白族绕三灵起源于唐南诏时期，是苍山洱海周边白族村寨农闲季节的民间游春歌舞集会，以歌舞、崇祀活动为载体，既表达大理白族地区丰富的农耕文化和人们对雨水、阳光、土地的深厚情感，也表达“情合意也合”的炽热情爱。清代杨琼的《滇中琐记》生动描述了绕三灵“每岁季春下浣，男妇盈集，殆千万人，十百各为群”的宏大场面。

2006年，“白族绕三灵”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月里来绕三灵，一绕绕到大理城。”“绕到东门唱一调，绕到西门停一停。”相对于诗人的竹枝词，“花柳树老人”的“花柳曲”更显直白。

每逢绕三灵活动，插花戴朵、装扮艳丽的两位“花柳树老人”唱着古老的“花柳曲”，手扶柳枝、甩着拂尘，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边走边唱、边唱边跳，幽默、风趣，率领着绕三灵队伍浩浩荡荡向目的地进发。队伍里，人们吹着笛子、弹着三弦、舞着霸王鞭、敲着金钱鼓，欢腾的热浪绵延不断，从苍山脚下一直漫到洱海边。

从大理古城城隍庙到崇圣寺、庆洞本主庙、洱河祠，最后到达马久邑本主庙，古老的路线，千年流转，一路春光如初见。行进中，有人扯开嗓子唱起白族调，这方唱罢，那方就有人亮嗓对调。日常生产生活、男女情爱、人生感悟、插科打诨……都塞进唱词里，你来我往，互相撩拨，经常引得同行人捧腹大笑。正所谓“踏歌乐无穷，调同词不同。”

“一路行来一路歌，摩肩足蹶意婆娑。”绕三灵的路，走的是人间烟火，唱的是岁月欢歌。

当夕阳将苍山的云染成橘红，人们结束一天的活动，留宿在洱海畔一个个白族小院里。这时候的村落，每个角落都流动着细碎的欢愉，霸王鞭上铜钱碰撞的清脆不时飞出院墙，和着铮铮的三弦声，乘着风，攀上云霞。让人想起顾况《听山鹧鸪》里的那句“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

“行不得也阿哥哥”，如今的鸚鵡鸟啼鸣应是与墙内的三弦琴音相和，带着千年的情愫，把岁月化成了歌，化成对生活的热爱。

期待着，明年此时再相会！ (杨磊)